

列傳第四十一

北史五十二

齊宗室諸王下

文襄諸子

文宣諸子

孝昭諸子

武成諸子

後主諸子

文襄六男文敬元皇后生河間王孝琬宋氏生河南王孝瑜王氏生廣寧王孝珩蘭陵王長恭不得母氏姓陳氏生安德王延宗燕氏生漁陽王紹信

河南康獻王孝瑜字正德文襄長子也初封河南郡公齊受禪進爵為主歷位中書令司州牧初孝瑜養於神武宮中與武成同年相愛將誅楊愔等孝瑜預其謀及武成即位禮遇特隆帝在晉陽手教之曰吾飲汾清二盃勸汝於鄴酌兩盃其親愛如此孝瑜容貌魁偉精彩雄毅謙慎寬厚兼愛文學讀書敏速十行俱下覆棊不失一道初文襄於鄴東起山池游觀時俗眩之孝瑜遂於第作水堂龍舟植幡稍於舟上數集諸第宴射為樂武成幸其第見而悅之故盛興後園之翫於是貴賤慕效處處營造武成嘗使和士開與胡后對坐握梨孝瑜諫曰皇后天下之母不可與臣下接手帝深納之後又言趙郡王父死非命不可而親由是劾及士開皆側目士開密告其奢僭劾又言山東唯聞河南王不聞有陛下帝由是忌之介朱御女名摩女本事太后孝瑜先與之通後因太子婚夜孝瑜竊與之言武成大怒頓飲其酒三十七盃體至肥大腰帶十圍使婁子彥載以出醜之於車至西華門煩熱躁悶投水而絕贈太尉錄尚書事子弘節嗣孝瑜母魏吏部尚書宋弁孫也本魏潁川王斌之妃為文襄所納生孝瑜孝瑜還第為太妃孝瑜妃盧正山女武成胡后之內姊也孝瑜薨後宋太妃為盧妃所譖訴武成殺之

廣寧王孝珩文襄第二子也歷位司州牧尚書令司空
徒錄尚書大將軍大司馬孝珩愛賞人物學涉經史好綴
文有技藝嘗於聽事壁自畫一蒼鷹見者皆以為真又作
朝士圖亦當時之妙絕後主自晉州敗奔鄴詔王公議於
含光殿孝珩以大敵既深事藉機變宜使任城王領幽州
道兵入土門揚聲趣并州獨孤末業領洛州道兵趣潼關
揚聲取長安臣請領京畿兵出滏口鼓行逆戰敵聞南北
有兵自然潰散又請出宮人寶物賞將士帝不能用承光
即位以孝珩為太宰與呼延族莫多婁敬顯尉相願同謀
期正

那肱相願在內以禁兵

之族與敬顯自游豫園勒兵出既而阿那肱從別宅取
便路入宮事不果乃求出拒西軍謂阿那肱韓長鸞陳德
信等云朝廷不賜遣擊賊豈不畏孝珩及邪破宇文邕遂
至長安反時何與國家事以今日之急猶作如此猜高韓
恐其變出孝珩為滄州刺史至州以五千人會任城王於
信都共為匡復計周齊王憲來伐兵弱不能敵怒曰由高
阿那肱小人吾道窮矣齊叛臣乞扶之和以稍刺孝珩墜王
馬奴白澤以身扞之孝珩猶傷數處遂見虜齊王憲問
孝珩齊亡所由孝珩自陳國難辭淚俱下俯仰有節憲為
之改容親為洗瘡傅藥禮遇甚厚孝珩獨歎曰李穆叔

言齊氏二十八年今果然矣自神武皇帝以外吾諸父兄弟
無一人得至四十者命也嗣君無獨見之明宰相非柱石
之寄恨不得握兵符受廟筭展我心力耳至長安依例受
關府縣侯後周武帝在雲陽宴齊君臣自彈胡琵琶命孝
珽吹笛辭曰亡國之音不足聽也固命之舉笛裁至口淚
下嗚咽武帝乃止其年十月疾甚啓歸葬山東從之尋
卒還葬鄴

河間王孝琬文襄第三子也天保元年封天統中累遷尚
書令初突厥與周師入太原武成將避之而東孝琬叩馬
諫請委趙郡王部分之必整齊帝從其言孝琬免胄將出

帝使追還之周軍退拜并州刺史孝琬以文襄世嫡驕殺
自負河南王之死諸王在宮內莫敢舉聲唯孝琬大哭而
出又怨執政爲草人而射之和士開與祖珽譖之云草人
擬聖躬也又前突厥至州孝琬脫兜鍪抵地云豈是老嫗
須着此此言屬大家也初魏世謠言河南種穀河北生白
楊樹頭金雞鳴班以說曰河南河北河間也金雞鳴孝琬
將建金雞而大赦帝頗惑之時孝琬得佛牙置於第內夜
有神光照玄都法順請以奏不從帝聞使搜之得填庫稍
幡數百帝聞以爲反狀訊其諸姬有陳氏者無寵詆對曰
孝琬畫作陛下形哭之然實是文襄像孝琬時時對之泣

帝怒使武衛赫連輔玄倒鞭撻之孝琬呼阿叔帝怒曰誰是爾叔敢喚我作叔孝琬曰神武皇帝嫡孫文襄皇帝嫡子魏孝靜皇帝外甥何為不得喚作叔也帝愈怒折其兩脛而死瘞諸西山帝崩後乃改葬子正禮嗣幼聰穎能誦左氏春秋齊亡遷綿州卒

蘭陵武王長恭一名孝瓘文襄第四子也累遷并州刺史突厥入晉陽長恭盡力擊之芒山之敗長恭為中軍率五百騎再入周軍遂至金墉之下被圍甚急城上人弗識長恭免胄示之面乃下弩手救之於是大捷武士共謠謠之為蘭陵王入陣曲是也歷司州牧青瀛二州頗受財貨後

為太尉與段韶討栢谷又攻定陽韶病長恭總其衆前後以戰功別封鉅鹿長樂樂平高陽等郡公芒山之捷後主謂長恭曰入陣太深失利悔無所及對曰家事親切不覺遂然帝嫌其稱家事遂忌之及在定陽其屬尉相願謂曰王既受朝寄何得如此貪殘長恭未答相願曰豈不由芒山大捷恐以威武見忌欲自穢乎長恭曰然相願曰朝廷若忌王於此犯便當行罰求福反以速禍長恭泣下前膝請以安身之術相願曰王前既有勲今復告捷威聲太重臣屬疾在家勿預時事長恭然其言未能退及江淮寇擾恐復為將歎曰我去年面腫今何不發自是有疾不療武

平四年五月帝使徐之範飲以毒藥長恭謂妃鄭氏曰我
忠以事上何辜於天而遭鳩也妃曰何不求見天顏長恭
曰天顏何由可見遂飲藥而薨贈太尉長恭貌柔心壯音
容兼美為將躬勤細事每得甘美雖一瓜數果必與將士
共之初在瀛州行參軍陽士深表列其贓免官及討定陽
士深在軍恐禍及長恭聞之曰吾本無此意乃求小失校
深二十以安之嘗入朝而出僕從盡散唯有一人長恭獨
還無所譴罰武成賞其功命賈護為買妾二十人唯受其
一有千金責券臨死悉燔之

安德王延宗文襄第五子也母陳氏廣陽王妓也延宗幼
為文宣所養年十二猶騎置腹上令溺已齊中抱之曰可
憐止有此一箇問欲作何王對曰欲作衝天王文宣問楊
肅情曰天下無此郡名願使安於德於是封安德焉為定
州刺史於樓上大便使人在下張口承之以丞膳糝和入
糞以飼左右有難色者鞭之孝昭帝聞之使趙道德就州
杖之一百道德以延宗受杖不謹又加三十又以囚試刀
驗其利鈍驕縱多不法武成使撻之殺其昵近九人從是
深自改悔蘭陵王芒山凱捷自陳兵勢諸兄弟咸壯之延
宗獨曰四兄非大丈夫何不乘勝徑入使延宗當此勢關
豈得復存及蘭陵死妃鄭氏以頸珠施佛廣寧王使贖

延宗手書以諫而淚滿紙河間死延宗哭之淚亦又為
草文以像武成鞭而訊之曰何故殺我兄奴告之武成覆
延宗於地馬鞭撻之二百幾死後歷司徒太尉及平陽
後後主自禦之命延宗率右軍先戰城下禽周開府宗
及大戰延宗以麾下再入周軍莫不拔靡諸軍敗延宗
獨全軍後主將奔晉陽延宗言大家但在營莫動以兵馬
何臣能破之帝不納及至并州又聞周軍已入颶鼠谷
乃以延宗為相國并州刺史總山西兵事謂曰并州阿兄
此兒今去也延宗曰陛下為社稷莫動臣為陛下出死力
駱提婆曰至尊計已成王不得輒沮後主竟奔鄴在并

宗亦感謂曰王若不作天子諸人寧不能與王出死力延
宗不得已即皇帝位下詔曰武平孱弱天下無事結蕭
壇空起疆場斬關夜遁莫知所之則我百官皆無事於
地三公卿士猥見推逼今便祗承寶位可謂無事改武

平二年為德昌元年以晉昌王唐邕為宰相齊王上莫多
妻敬顯沐陽王和何于于右衛大將軍段暢武衛將軍相
里僧伽開府韓骨胡侯莫陳洛州為爪牙衆聞之不召而
至者前後相屬延宗容貌充壯坐則仰偃則伏人皆笑之
三三赫然奮發氣力絕異馳騁行陣勁捷若飛後主及
三三女以賜將士籍沒內參千餘家後主親近三三

寧使周得并州不欲安德得之左右曰理然
皆親執手陳辭自稱名流涕鳴噎衆皆爭為
亦乘屋攘袂投甄石以禦周軍特進開府邢盧安生
谷以萬兵叛周軍圍晉陽望之如黑雲四合延宗命
婁敬顯韓骨胡拒城南和可示子受陽拒城東延宗親
周齊王於城北奮大鎗生來督戰所向無前尚書令史
山亦肥大多力捉長刀步從殺傷甚多武衛蘭芙蓉基連
延長皆死於陣和可示子受陽以箭射周軍周軍攻東
門際昏遂入進六焚保寺門屋飛焰照天地延宗與敬顯
相填齊人後所刺死者

千餘人周武帝左右略盡自投無路承御上士張壽
馬頭賀拔佛恩以鞭拂其後以崎嶇僅得出齊人奮擊
中焉城東阮曲佛恩乃降者皮子信為之導僅免時四更
也延宗謂周武帝崩於亂兵使於積屍中求長鬣者不得
時齊人既勝入坊飲酒盡醉卧延宗不復能整周武帝出
城飢甚欲為遁逸計齊王憲及柱國王誼諫以為去必不
免延宗叛將段暢亦盛言城內空虛周武帝乃駐馬鳴角
收兵俄傾復振詰旦還攻東門克之又入南門延宗戰力
屈走至城北於人家見禽周武帝自投下馬執其手延宗
辭曰死人手何敢迫至尊帝曰兩國天子有何怨惡直為

百姓來耳勿怖終不相害使復衣幘禮之先是高都郡有
山焉絕壁臨水忽有墨書云齊亡延宗洗視逾明帝使人
就寫使者改亡爲上至是應焉延宗敗前在鄴聽事以十
二月十三日晡時受敕守并州明日建尊號不間日而被
圍經宿至食時而敗年號德昌好事者言其得二日云旣
而周武帝問取鄴計辭曰亡國大夫不可以圖存此非臣
所及強問之乃曰若任城王援鄴臣不能知若今主自守
陛下兵不血刃及至長安周武與齊君臣飲酒令後主起
舞延宗悲不自持屢欲仰藥自裁傅婢苦執諫而止未幾
周武誣後主及延宗等云遙應穆提婆反使並賜死皆自
陳無之延宗攘袂泣而不言以椒塞口而死明年李妃收
殯之後主之傳位於太子也孫正言竊謂人曰我昔武定
中爲黃州士曹聞襄城人曹普演有言高王諸兒阿保當
爲天子至高德之承之當滅阿保謂天保德之謂德昌也
承之謂後主年號承光其言竟信云

滄陽三紹信文襄第六子也歷特進開府中領軍護軍青
州刺史行過漁陽與大富人鍾長命同牀坐太守鄭道蓋
來謁長命欲起紹信不聽曰此何物小人主人公爲起乃
與長命結爲義兄弟如與長命妻爲姊妹責其闔家長幼
皆有贈賄鍾氏因此遂公與齊滅死於長安

文宣五男李后生廢帝及太原王紹德馮世婦生范陽王紹義裴嬪生西河王紹仁顏嬪生隴西王紹廉

太原王紹德文宣第二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武成因怒李后罵紹德曰尔父打我時竟不來救以刀環築殺之親以土埋之游豫園武平元年詔以范陽王子辯才為後襲太原王

范陽王紹義文宣第三子也初封廣陽徙封范陽歷位侍中清都尹好與群小同飲擅致內參打殺博士任方榮武成嘗杖之二百送付昭信后后又杖一百及後主奔鄴以紹義為尚書令定州刺史周武帝克并州以封輔相為北

朔州總管此地齊之重鎮諸勇士多聚焉前長史趙穆司馬王當萬等謀執輔相以任城王於瀛州事不果迎紹義紹義至馬邑輔相及其廬韓阿各數奴等十人皆齊叛臣自肆州以北城戍二百八十餘盡從輔相及紹義至皆反焉紹義與靈州刺史袁述公猛引兵南出欲取并州至新興而肆州已為周守前隊二儀同以所部降周周兵擊顯州執刺史陸瓊又攻陷諸城紹義還保北朔周將宇文神舉軍逼馬邑紹義遣杜明達拒之兵大敗紹義曰有死而已不能降人遂奔突厥衆三千家令之曰欲還者任意於是哭拜別者大半突厥他鉢可汗謂文宣為英雄天子以紹

信州錄事書院刊

義重蹠似之甚見愛重凡齊人在北者悉隸紹義高寶寧
 在營州表上尊號紹義遂即皇帝位稱武平元年以趙穆
 三他鉢聞寶寧得平州亦招諸部各舉兵南向云
 共立范陽王作齊帝為其報讎周武帝大集兵於雲陽將
 親北伐遇疾暴崩紹義聞之以為天贊已盧昌期據范陽
 亦表迎紹義俄而周將宇文神舉攻滅昌期其日紹義適
 至幽州聞周總管出兵于外欲乘虛取薊城列天子旌旗
 登燕昭王家乘高堂遣部分兵眾神舉遣大將軍宇文恩
 將四千人馳救幽州半為齊軍所殺紹義聞范陽城陷素
 服與哀回軍入突厥周人購之於他鉢又使賀若誼往說
 之他鉢猶不忍遂偽與紹義獵於南境使誼執之流于蜀
 紹義犯勃海封孝琬女自突厥逃歸紹義在蜀遺妃書云
 夷狄無信送吾於此竟死蜀中

西河王紹仁文宣第四子也天保末為開府儀同三司尋薨
 隴西王紹廉文宣第五子也初封長樂後改為性龐暴嘗
 拔刀逐紹義紹義走入廐閉門拒之紹義初為清都尹未
 及理事紹廉先往喚囚悉出率意決遣之能飲酒一舉數
 升終以此薨

孝昭七男元皇后生樂陵王百年柔氏生襄城王亮出後
 襄城景王諸姬生汝南王彥理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

定陽王彥康汝陽王彥忠

樂陵王百年孝昭第二子也孝昭初即位於晉陽群臣請建中宮及太子帝謙未許都下百寮又請乃稱太后令立爲皇太子帝臨崩遺詔傳位於武成并有手書其末曰百年無罪汝可以樂處置之勿學前人太寧中封樂陵王河清三年五月白虹圍日再重又橫貫而不達赤星見帝以盆水承星影而蓋之一夜盆自破欲以百年厭之會博陵人賈德胄教百年書百年嘗作數教字德胄封以奏帝又發怒使召百年百年被召自知不免割帶玦留與妃斛律氏見帝於玄都苑涼風堂使百年書教字驗與德胄所奏相似遣左右亂捶擊之又令人曳百年遶堂且走且打所過處血皆徧地氣息將盡曰乞命願與阿叔作奴遂斬之棄諸池池水盡赤於後園親看埋之妃把玦哀號不肯食月餘亦死玦猶在手拳不可開時年十四其父光自擘之乃開後主時改九院爲二十七院掘得小屍緋袍金帶一髻一解一足有靴諸內參竊言百年太子也或以爲太原王紹德詔以襄城王子白澤襲爵樂陵王齊亡入關徙蜀死

汝南王彥理武平初封王位開府清都尹齊亡入關隨例授儀同大將軍封縣子女入太子宫故得不死隋開皇初

卒於并州刺史

始平王彥德城陽王彥基定陽王彥康汝南王彥忠與汝南王同受封並加儀同三司後事闕

武成十三男胡皇后生後王及琅邪王儼李夫人生南陽王綽後宮生齊安王廓北平王貞高平王仁英淮南王仁光西河王仁機樂平王仁邕潁川王仁儉安樂王仁雅丹揚王仁直東海王仁謙

南陽王綽字仁通武成長子也以五月五日景時生至午時後主乃生武成以綽母李夫人非正嫡故貶為第二初名融字君明出後漢陽王河清三年改封南陽別為漢陽置後綽始十餘歲留守晉陽愛波斯狗厨破胡諫之欬然斫殺數狗狼藉在地破胡驚走不敢復言後為司徒異州刺史好裸人畫為獸狀縱犬噬而食之左轉定州汲井水為後池在樓上彈人好微行游獵無度恣情強暴云學文宣伯為人有婦人抱兒在路走避入草綽奪其兒飼波斯狗婦人號哭綽怒又縱狗使食狗不食塗以兒血乃食焉後主聞之詔鎖綽赴行在所至而宥之間在州何者最樂對曰多取蠍將蛆混看極樂後主即夜索蠍一斗比曉得二三升置諸浴斛使人裸卧浴斛中號叫宛轉帝與綽臨觀喜喙不已謂綽曰如此樂事何不早馳驛奏聞綽由是

大爲後主寵拜大將軍朝夕同戲韓長鸞聞之除齊州刺史將發長鸞令綽親信誣告其反奏云此犯國法不可赦後主不忍顯戮使寵胡何猥薩後園與綽相撲搯殺之瘞於興聖佛寺經四百餘日乃大斂顏色毛髮皆如生俗云五月五日生者腦不壞綽兄弟皆呼父爲兄兄嫡母爲家乳母爲姊姊婦爲妹妹齊亡妃鄭氏爲周武帝所幸請葬綽敕所司葬於永平陵北

琅邪王儼字仁威武成第三子也初封東平王拜開府侍中中書監京畿大都督領軍大將軍領御史中丞遷大司徒尚書令大將軍錄尚書事大司馬魏氏舊制中丞出千步清道與皇太子分路行王公皆遣住車去牛頓輓於地以待中丞過其或遲違則赤捧捧之自都鄴後此儀浸絕武成欲雄寵儼乃使一依舊制儼初從北宮出將上中丞凡京畿步騎領軍之官屬中丞之威儀司徒之鹵簿莫不畢備帝與胡后在華林園東門外張幕隔青紗步障觀之遣中貴驟馬趣仗不得入自言奉敕赤捧應聲碎其鞍馬驚人墜帝大笑以爲善更敕令駐車傳語良久觀者傾京邑儼恒在宮中坐含章殿以視事諸父皆拜焉帝幸并州儼恒居守每送駕或半路或至晉陽乃還王師羅嘗從駕後至武成欲罪之辭曰臣與第三子別留連不覺晚武成

憶儼為之下泣舍師羅不問儼需服翫飾皆與後主同所
須悉官給於南宮嘗見新水綠李還怒曰尊兄已有我何
意無從是後主先得新竒屬官及工匠必獲罪太上胡后
猶以為不足儼嘗患喉使鑿下針張目不瞬又言於帝曰
阿兄嗔何能率左右帝每稱曰此黠兒也當有所成以後
主為劣有廢立之意武成崩改封琅邪儼以和士開駱提
婆等奢恣盛脩第宅意甚不平嘗謂曰君等所營宅早晚
當就何太遲也二人相謂曰琅邪王眼光弈弈數步射人
向者暫對不覺汗出天子門奏事尚不然由是忌之武平
二年出儼居北宮五日一朝不復得無時見太后四月詔
除太保餘官悉解猶帶中丞且京畿以北城有武庫欲移
儼於外然後奪其兵權書侍御史王子宜與儼左右開府
高舍洛中常侍劉辟強說儼曰殿下被踈正由士開間構
何可出北宮入百姓叢中也儼謂侍中馮子琮曰士開罪
重兒欲殺之子琮心欲廢帝而立儼因贊成其事儼乃令
子宜表彈士開罪請付禁推子琮雜以他文書奏之後主
不審省而可之儼誑領軍庫狄伏連曰奉敕令領軍收士
開伏連以諮子琮且請覆奏子琮曰琅邪王受敕何須重
奏伏連信之伏五十人於神獸門外詰旦執士開送御史
儼使馮永洛就臺斬之儼徒本意唯殺士開及是因逼儼

四十一
曰事既然不可中止儼遂率京畿軍士三千餘人屯千秋門外帝使劉桃枝將禁兵八十人召儼桃枝遙拜儼命反縛將斬之禁兵散走帝又使馮子琮召儼儼辭曰士聞昔來實合萬死謀廢至尊剃家家頭使作阿尼故擁兵馬欲坐着孫鳳玠宅上臣爲是矯詔誅之尊兄若欲殺臣不敢逃罪若放臣願遣姊姊來迎臣臣即入見姊姊即陸令萱也儼欲誘出殺之令萱執刀帝後聞之戰慄又使韓長鸞召儼儼將入劉辟強牽衣諫曰若不斬提婆母子殿下無由得入廣寧安德二王適從西來欲助成其事曰何不入辟強曰人少安德王顧衆而言曰孝昭殺楊遵彥止八十

人今乃數千何言人少後主泣啓太后曰有緣更見家家無緣永別乃急召斛律光儼亦召之光聞殺士開撫掌大笑曰龍子作事固自不似凡人入見後主於永巷帝翠宿衛者步騎四百授甲將出光曰小兒輩弄兵與交手即亂鄙諺云奴見大家心死至尊宜自至于秋門琅邪必不敢動皮景和亦以爲然後主從之光步道使人走出曰大家來儼徒駭散帝駐馬橋上遙呼之儼猶立不進光就謂曰天子弟殺一漢何苦執其手強引以前請帝曰琅邪王年少腸肥腦滿輕爲舉措長大自然不復然願寬其罪帝拔儼帶刀環亂築辯頭良久乃釋之收伏連及尚舍洛王子宜

劉辟強都督翟顯貴於後園帝親射之而後斬皆支解暴之都街下文武職吏盡欲殺之光以皆勲貴子弟恐人心不安趙彥深亦云春秋責帥於是罪之各有差儼之未獲罪也鄴北城有白馬佛塔是石季龍為澄公所作儼將脩之巫曰若動此浮圖北城失主不從破至第二級得白蛇長數丈回旋失之數旬而敗自是太后處儼於宮內食必自嘗之陸令萱說帝曰人稱琅邪王聰明雄勇當今無敵觀其根表殆非人臣自專殺以來常懷恐懼宜早為計何洪玘與和士開素善亦請殺之未決以食輦密迎祖班問之班稱周公殺管叔季友酖慶父帝納其言以儼之晉陽使右衛大將軍趙元侃誘執儼元侃曰臣昔事先帝日見先帝愛王今寧就死不能行帝出元侃為豫州刺史九月下旬帝啓太后曰明日欲與仁威出獵須早還是夜四更帝召儼儼疑之陸令萱曰兄兄喚兒何不去儼出至永巷劉挑枝反接其手儼呼曰乞見家家尊兄挑枝以袖塞其口反袍蒙頭負出至大明宮卓血滿面立殺之時年十四不脫靴裹以席埋於室內帝使啓太后臨哭十餘聲便擁入殿明年三月葬於鄴西贈謚曰楚恭哀帝以慰太后有遺腹四男生數月皆幽死以平陽王淹孫世俊嗣儼妃李祖欽女也進為楚帝后居宣則宮齊亡乃嫁焉

齊安王廓字仁弘武成第四子也性長者無過行位特進
開府儀同三司定州刺史

北平王貞字仁堅武成第五子也沈審寬恕帝常曰此兒
得我鳳毛位司州牧京畿大都督兼尚書令錄尚書事帝
行幸總留臺事積年後王以貞長大漸忌之阿那肱承旨
令馮士幹劾繫貞於獄奪其留後權

高平王仁英武成第六子也舉止軒昂精神無檢格位定
州刺史

淮南王仁光武成第七子也性躁又暴位清都尹次西河
王仁機生而無骨不自支持次樂平王仁邕次潁川王仁

儉次安樂王仁雅從小有瘖疾次丹楊王仁直次東海王
仁謙皆養於北宮琅邪王死後諸王守禁彌切武平末年
仁邕已下始得出外供給儉薄取充而已尋後主窮蹙以
廓為光州貞為青州仁英為異州仁儉為膠州仁直為濟
州刺史自廓已下多與後主死於長安仁英以清狂仁雅
以瘖疾獲免俱徙蜀隋開皇中追仁英詔與蕭琮陳叔寶
脩其本宗祭祀未幾而卒

後主五男穆皇后生幼主諸姬生東平王恪次善德次買
德次質錢胡太后以恪嗣琅邪王尋夭折齊滅周武帝以
任城已下大小三十王歸長安皆有封爵其後不從戮者

散配西土皆死邊

論曰文襄諸子咸有風骨雖文雅之道有謝間平然武藝
英姿多堪禦侮縱咸陽賜劔殲覆有徵若使蘭陵獲全未
可量也而終見誅翦以至土崩可為太息者矣安德以時
艱主暗晦迹韜光及平陽之陣奮其忠勇蓋以臨難見危
義深家國德昌大舉事迫群情理至淪亡無所歸命廣寧
請出後宮竟不獲遂非孝珩辭致有謝李同自是後主心
識去平原已遠存亡事異安可同年而說武成殘忍姦穢
事極人倫太原跡異猜嫌情非釁逆禍起昭信遂及淫刑
嗟乎欲求長世末之有也以孝昭德音庶可慶流後嗣百
年之酷蓋濟南之濫觴其云並效前人之言可為傷歎各
愛其子豈其然乎琅邪雖無師傅之資而早聞氣尚士開
淫亂多歷歲年一朝勦絕鷹隼朝野以之受斃深可痛焉
然尊戮之釁未之或免贈帝謚恭矯枉過直觀過知仁不
亦異於是乎

列傳第四十

北史五十二

列傳第四十一

北史五十三

万俟普 子洛

可朱渾元

劉豐

破六韓常

金祚

劉貴

蔡雋

韓賢

尉長命

王懷

任祥 子胃

莫多婁貸文 子故顯

庫狄廻洛

庫狄盛

張保洛 賀拔仁子相貴

范舍樂

鞠珍 康德

牒舍樂

段琛 韓建業

尉標 封輔相

侯莫陳相

薛孤延

斛律羨舉 子孝卿

張瓊

宋顯

王則

慕容紹宗

叱列平

步大汗薩

薛脩義

慕容儼 庫狄伏連

潘樂

彭樂

一百十八
暴顯

皮景和

綦連猛

元景安

獨孤求業

鮮于世榮

傅伏

方俟普字普撥太平人其先匈奴之別也少雄果有武力
正光中破六韓拔陵構逆逼授太尉後歸魏累遷第一鎮
人酋長孝武帝初封清水郡公隨入關拜司空神武平夏

州普自覆鞬城率部歸齊神武躬自迎接封河西郡

公位太尉薨贈太師大司馬錄尚書事子洛

洛字受洛干隨孝武入關除尚書左僕射天平中隨父東

歸封建昌郡公再遷領軍將軍初神武以其父普尊老特

崇禮之嘗親扶上馬洛免冠稽首願出萬死力以報深恩

及河陰之戰諸軍北度橋洛以一軍不動謂西人曰方俟

受洛干在此能來可來也西人畏而去之神武名其所營

地為迴洛洛慷慨有氣節勇銳冠世卒贈太師大司馬太

尉錄尚書謚曰武

可朱渾元字道元自云遼東人也曾祖護野肱為懷朔鎮

將遂家焉元寬仁有武略少與神武相知余朱榮以爲別
將隸余朱天光平万俟醜奴等以功封東縣伯孝武帝立
累遷渭州刺史元旣早爲神武知遇兼其母兄在東恒表
疏與神武往來周文帝有疑心元乃率所部三千戶發渭
州西北度烏蘭津歷河源二州境乃得東出靈州刺史曹
湜待元甚厚湜女婚劉豐生與元深相結遂資遣元元從
靈州東北入雲州界周文每遣兵邀元元戰必摧之神武
聞其來遣平陽太守高崇持金環一枚賜元并運資糧候
接元至引見執手後拜并州刺史以貪污劾特見原累以
軍功拜司空天保初封扶風郡王位太傅太師薨贈假黃
鉞太宰太師錄尚書元用兵務持重未嘗敗皇建初配享
文襄廟庭子長舉襲道元弟天元亦有將畧便弓馬封昌
陽縣伯天保初位殺中七兵二尚書卒贈都督滄州刺史
謚曰恭武天元弟天和以道元勲重尚東平長公主賜爵
宜安鄉男文宣受禪加駙馬都尉位開府儀同三司封成
皐郡公濟南即位加特進改封博陵郡公與楊愔同被殺
追贈司空

劉豐字豐生晉樂人也有雄姿壯氣果毅絕人破六韓拔
陵之亂以守城功除晉樂太守山鹿縣公靈州鎮城大都
督賀拔岳與靈州刺史曹湜不睦豐助湜守岳將自討湜

四百二十一
爲侯莫陳悅所殺周文帝遣行臺趙善大都督万俟受洛
于復來攻圍引河灌之塋與豐堅守不下豐乃東奔神武
神武以豐爲南汾州刺史河陰之役豐功居先神武執其
手嗟賞之及王思政據長社豐與高岳等攻之先是訛言
大魚道上行百姓苦之豐建水攻榮遏洧水灌城水長魚
鱉皆游焉城將陷豐與行臺慕容紹宗見忽有暴風從東
北來正晝昏暗飛沙走礫船纜忽絕漂至城下豐拍浮向
土山爲浪激不時至西人鉤之竝爲敵所害豐壯勇善戰
死日朝野駭惋贈大司馬司徒公尚書令謚武忠子暉嗣
第三子龍有巧思位亦通顯隋開皇中歷將作大匠卒於
領軍大將軍八子俱非嫡妻所生一一子所生喪諸王皆
爲制服三年武平中暉所生來入諸弟竝請解官朝廷義而
不許

破六韓常單于之裔也初呼厨貌入朝漢爲魏武所留遣
其叔父右賢王去卑監本國戶魏氏方興率部南轉去卑
遣弟右谷蠡王潘六奚率軍北禦軍敗奚及五子俱沒于
魏其子孫遂以潘六奚爲氏後人訛誤以爲破六韓世領
部落父孔雀少驍勇背其宗人技陵率部降尔朱榮詔封
永安縣侯弟第一領人酋長常孔雀少子沈敏有膽略善
騎射尔朱榮死常歸河西天平中與冀州刺史万俟受洛

蔡雋廣寧石門人也父晉北方擾亂走奔五原守戰有功
拜寧朔將軍卒贈燕州刺史雋豪爽有膽畧齊神武微時
深相親附雋初爲杜洛周所虜時神武亦在洛周軍中神
武謀誅洛周雋預其計事泄奔葛榮仍背榮歸尔朱榮從
入洛及從破葛榮平元顥封烏洛縣男隨神武舉義及平
鄴破韓陵並有戰功進爵爲侯出爲齊州刺史爲政嚴暴
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分吏人畏服之性好賓客頗稱
施惠天平中卒於揚州刺史贈尚書令司空公謚曰威武
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

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也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作逆
榮破後尔朱榮擢充左右榮死尔朱度律以賢爲帳內都
督封汾陽縣伯後爲廣州刺史及齊神武起義度律以賢
素爲神武所知恐有變遣使徵之不願去乃密遣群蠻多
舉烽若有寇至使者遂爲啓得停賢仍潛使人通誠於神
武後拜建州刺史天平初爲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
兵賢被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間見將至
忽起斫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
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於此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
歷代寶之賢知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因此致禍贈
尚書令司空公子裔嗣

蔡衡廣寧石門人也父晉北方擾亂走奔五原守戰有功
拜寧朔將軍卒贈燕州刺史雋豪爽有膽畧齊神武微時
深相親附雋初爲杜洛周所虜時神武亦在洛周軍中神
武謀誅洛周雋預其計事泄奔葛榮仍背榮歸尔朱榮從
入洛及從破葛榮平元顥封烏洛縣男隨神武舉義及平
鄴破韓陵並有戰功進爵爲侯出爲齊州刺史爲政嚴暴
又多受納然亦明解有部吏人畏服之性好賓客頗稱
施惠天平中卒於揚州刺史贈尚書百令司空公謚曰威武
齊受禪詔祭告其墓皇建初配享神武廟庭

韓賢字普賢廣寧石門人也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作逆
榮破後尔朱榮擢充左右榮死尔朱度律以賢爲帳內都
督封汾陽縣伯後爲廣州刺史及齊神武起義度律以賢
素爲神武所知恐有變遣使徵之不願去乃密遣群蠻多
舉烽若有寇至使者遂爲啓得停賢仍潛使人通誠於神
武後拜建州刺史天平初爲洛州刺史州人韓木蘭等起
兵賢被之親自案檢收甲仗有一賊窘迫藏屍間見將至
忽起斫賢斷其脛而卒始漢明帝時西域以白馬負佛經
送洛因立白馬寺其經函傳於此寺形制厚朴世以古物
歷代寶之賢知故斫破之未幾而死論者謂因此致禍贈
尚書令司空公子裔嗣

尉長命太安狄那人也父顯魏代郡太守長命性和厚有器識參預齊神武起兵破尔朱氏於韓陵拜安南將軍樊子鵠據兗州反除東南道大都督與諸軍討平之徙幽州刺史督安平二州雖多聚斂然以恩撫人少得安集卒贈司空謚曰武壯子興字敬興便弓馬有武藝位冠軍將軍王懷字懷周不知何許人也少好弓馬頗有氣尚隨齊神武於冀州起兵討破尔朱兆於廣阿文從破四胡於韓陵以功封盧鄉縣侯天平中為都督廣州刺史後從神武襲尅西夏州還為大都督鎮下館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卒贈司徒公尚書僕射懷以武藝勲誠為神武所知志力

未申論者惜其不遂皇建初配饗神武廟庭

任祥字延敬廣寧人也少和厚有器度初從葛榮榮署為王榮敗擁所部先降拜廣寧太守賜爵西河縣

起兵封魏郡公後兼尚書左僕射進位開府儀同三司祥位望既重能以寬和接物人士稱之及斛斯椿釁發祥棄官北走歸神武天平初拜侍中遷徐州刺史在州大有受納然政不殘不為人所疾苦穎川長史賀若微執刺史田迅據城降西魏祥戰失利還北與行臺侯景司徒高昂共攻拔穎川元象元年卒於鄴贈太尉公錄尚書事子胃性輕俠頗敏慧少在神武左右天平中擢為東郡太守家本

四百三十一
豐財又多聚斂動極豪華賓客往來將迎至厚與和末神
武攻玉壁還留清河公岳爲行臺鎮守晉州以冑隸之冑飲
酒游縱不勤防守神武責之懼遂潛遣使送款於周爲人
所糾推勸未得實神武特免之冑內不自安乃與儀同介
朱文暢參軍房子遠鄭仲禮等陰圖弑逆伏誅

莫多婁貸文太安狄那人也驍果有膽氣從神武起兵破
介朱兆於廣阿封石城縣子從破四胡於韓陵進爵爲侯
從平介朱兆於赤嶺北自縊貸文獲其屍天平中進爵
爲公晉州刺史元象初除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南道大
都督與行臺侯景攻獨孤信於金墉城周文帝出函谷景

與高昂議待其至貸文請率所部擊其前鋒景等固不許
貸文性勇而專不受命以輕騎一千軍前斥堠死於周軍
贈尚書左僕射司徒公子敬顯嗣疆直勤幹少以武力見
知恒從斛律光征討數有戰功光每令敬顯前驅置營中
夜巡察或達旦不眠臨敵置陣亦命部分將士深見重位
至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七年從後主平陽敗歸在并州與
唐邕等推立安德王稱尊號安德敗武將皆投周軍唯敬
顯走還鄴授司徒周武帝平鄴執之斬於閭闔門外責其
不留晉陽也

庫狄迴洛代人也少有武力儀貌魁偉初事介朱榮榮死

隸尔朱兆神武舉兵於信都迴洛擁衆來歸從破四胡於
韓陵以軍功封順陽縣子累遷夏州刺史昭帝即位封順
陽郡王大寧初爲朔州刺史轉太子太師卒贈太尉定州
刺史

庫狄盛字安盛懷朔人也性和柔少有武用初爲神武親
信都督從征伐累遷幽州刺史封長廣縣公齊受禪改封
華陽縣公後拜特進卒贈太尉公

張保洛自云本出南陽西鄂家世好賓客尚氣俠頗爲北
土所知保洛少便弓馬初從葛榮榮敗仍爲尔朱榮統軍
後隸齊神武起兵保洛爲帳內從破尔朱兆於廣

及韓陵戰元象初爲西夏州刺史以前後功封安武縣伯
又從戰芒山進爵爲侯文襄嗣事歷梁州刺史進爵爲公
齊受禪加開府仍爲刺史聚斂爲百姓所患濟南初兼侍

中尋出爲滄州刺史封敷城郡王以聚斂免官奪王爵卒
贈前官追復本封從神武出山東又有賀拔仁麴珍段琛
弼標子相貴康德韓建業封輔相范舍樂牒舍樂竝以軍

功至大官史失其事仁字天惠無善人以帳內都督從神
武破尔朱氏於韓陵力戰有功天保初封安定郡王歷數
州刺史太保太師右丞相錄尚書事武平元年薨贈假黃

鉞相國太尉錄尚書十二州諸軍事朔州刺史謚曰武珍

字舍洛西平酒泉人壯勇騎射以帳內從神武天統中封
安康郡王武平初爲豫州道行臺尚書令豫州刺史卒贈
太尉琛字懷寶代人少有武用從起兵天保中開府儀同
三司兗州刺史標代人太寧初位司徒封海昌王卒子相
貴嗣相貴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晉州道行臺尚書僕射
晉州刺史及行臺左丞侯子欽等密啓周武帝請師求爲
內應周武自率衆至城下子欽等夜開城門引軍入鎖相
貴送長安立弟相願彊幹有膽略武平末開府儀同三司
領軍大將軍自平陽至并州及到鄴每立計將殺高阿那
肱發後主立廣德主事竟不果及廣寧被出相願拔佩
斫柱而歎曰大事去矣知復何言德代人歷數州刺史并
省尚書左僕射開府儀同三司封新蔡王建業輔相俱不
知所從來建業位領軍大將軍并州刺史以輔相爲朔州
總管范舍樂代人有武藝筋力絕人位東雍州刺史開府
儀同三司封平舒侯牒舍樂武威人開府儀同三司營州
刺史封漢中郡公戰歿關中

侯莫陳相代人也祖社伏頽魏第一領人酋長父斛古提
朔州刺史白水公相七歲喪父號慕過人及長性雄傑後
從神武起兵破四胡於韓陵力戰有功封陽平縣伯後改
封白水郡公天保初累遷司空公進爵白水王又遷大將

四一十四字 七五及作四十一
十一
軍拜太尉公兼瀛州刺史歷太保朔州刺史又授太傅別
封義寧郡公薨於州贈假黃鉞右丞相大宰太尉都督朔
州刺史次子晉貴嚴重有文武幹略襲爵白水王武衛將
軍開府儀同三司梁州刺史歸周授上大將軍封信安縣
公子仲宣太常丞子弘穎弘信雍州司士參軍子行方行
儉行恭

薛孤延代人也少驍果從神武起兵以功累加儀同三司
從西征至蒲津及寶泰失利神武班師延後殿且戰且行
一日斫折十五刃神武嘗閱馬於北牧道逢暴兩大雷震
地火燒浮圖神武令延視之延案稍直前大呼繞浮圖走

火遂滅延還鬚髮及馬鬣尾皆焦神武歎其勇決曰延乃能
與霹靂鬪後封平秦公與諸將討潁川延專監造土山以
酒醉爲敵所襲據潁川平諸將還京師讌葦林園文襄啓
魏帝差延喙下以辱之齊受禪別賜爵都昌縣公延性好酒
率多昏醉以善戰每大軍征討常爲前鋒位太子太保太
傅

斛律羨舉太安人也世爲部落酋長羨舉少驍果從尔朱
兆兆破乃歸誠神武神武以其忠於所事亦加嗟賞天平
中除大都督後從神武戰於沙苑時議進趣計羨舉曰黑
獺若欲固守無糧援可恃今揣其情欲一死決有同獺大

或能噬人且涓曲土濘無所用力若不與戰徑趨咸陽咸陽空虛可不戰而尅拔其根本則黑獺之首可懸軍門神武欲縱火焚之侯景曰當禽以示百姓燒殺誰復信之諸將議既有異同遂戰於涓曲大軍敗績後封密縣侯爲東夏州刺史有疾疾刺胸竹筍吮之垂愈因怒創裂而卒贈儀同三司子孝卿嗣孝卿少聰敏機悟有風檢武平末位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義寧王知內省事典外兵騎兵機密時政由羣豎自趙彥深死後朝貴典機密者唯孝卿一人差居雅道不至貪穢後主至齊州以孝卿爲尚書令又以中書侍郎薛道衡爲侍中封北海王二人勸後主作承先詔禪位任城王令孝卿齎詔策及傳國璽往瀛州孝卿便詣鄴仍從周武帝入關授儀同大將軍宣納上士隋開皇中位太府卿戶部尚書

張瓊字連德代人也少壯健有武用初隨葛榮爲亂榮敗介朱榮以爲都督後歷位濟州刺史及介朱氏敗歸神武拜滄州刺史加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天平中神武襲尅夏州以瓊爲慰勞大使留鎮之尋爲周文帝所陷卒贈司徒都督恒州刺史瓊子欣尚魏平陽公主除駙馬都尉驍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建州刺史南鄭伯瓊常憂其太盛每謂親識曰凡人官爵莫若颯中欣位秩太高深

三百九十二
為憂慮而欣豪險遂與公主情好不篤尋為孝武所害時
人稱瓊先見

宋顯字仲華敦煌姑臧人也性果毅有幹用初事尔朱榮
稍遷為記室參軍榮死世隆等以為晋州刺史後歸神武
為行臺左丞拜西兗州刺史在州多所受納然勇决有氣
幹檢御左右咸得其心力及河陰之戰深入没于行陣贈

司徒公

王則字元軌自云太原人也少驍果有武藝初隨叔父魏
廣為內史老生征討每有戰功老生為朝廷所知則頗有
功初以軍功賜白水子元顯入洛則與老生俱降顯顯疑

老生遂殺之則奔廣州刺史鄭先護與同拒顯顯敗為東
徐州防城都督尔朱榮之死也東徐州刺史斛斯椿是其
枝黨內懷憂懼時梁立魏汝南王悅為魏主資其士馬送
之境上椿遂降悅則與蘭陵太守李義擊其偏師破之魏
因以則行北徐州事隸尔朱仲遠仲遠敗乃歸神武天平
初頗以軍功都督荊州刺史則有威武邊人畏伏之渭曲
之役則為西師圍逼棄城奔梁梁尋放還神武恕而不責
元象初洛州刺史以前後勲封太原縣伯則性貪在州不
法舊京諸像毀以鑄錢于時號河陽錢皆出其家以武用
除徐州刺史取受狼籍令送晋陽文襄恕其罪卒贈司空

毀像之罪重於斬

破經西乃韓賢受

所經之報元軌竟

河考終報應之說

並証妄印

謚烈懿則弟敬寶位東廣州刺史與蕭軌攻建業不剋死焉

慕容紹宗字紹宗是第四子太原王恪之後也曾祖騰歸魏遂居代祖郁岐州刺史公遠恒州刺史紹宗容貌恢毅少言深沉有膽略尔朱榮即其從舅子也榮入洛私告曰洛中人士繁盛驕侈成俗不除翦恐難制吾欲因百官出迎悉誅之若何對曰太后淫虐天下共棄公既執忠義忍欲殲夷多士實謂非策不從後以軍功封索盧侯遷尔朱此長史及此敗紹宗於烏突城見神武遂攜尔朱榮妻子并此餘衆自歸神武神武仍加恩禮所有官爵竝如故軍

謀兵略時參預焉及遷鄴令紹宗與高隆之共知府庫圖籍諸事累遷青州刺史時丞相記室孫奉屬紹宗以其兄爲州主簿紹宗不用奉譖之神武曰紹宗嘗登廣固城長歎謂所親云大丈夫有復先業理不由是徵還元象初以軍功進爵爲公累遷御史中尉屬梁人劉烏黑入寇徐方授徐州刺史執烏黑殺之還除尚書左僕射侯景反命紹宗爲東南道行臺加開府改封燕郡公又與大都督高岳禽梁貞陽侯蕭明於寒山廻軍討侯景於渦陽時景軍甚盛初聞韓軌往討之曰取賭腸小兒聞高岳往曰此兵精人凡爾諸將被輕及聞紹宗至扣鞞曰誰教鮮卑小兒解

遣紹宗來若然高王未死邪及與景戰諸將頻敗無肯先
 者紹宗麾兵徑進諸將從之因大捷西魏遣王思政據潁
 川又以紹宗為南道行臺與太尉高岳儀同劉豐圍擊之
 堰洧水灌城時紹宗數有凶夢每惡之私謂左右曰吾自
 數年已還怕有蒜髮昨來忽盡蒜者竿也其竿盡平未幾
 與劉豐臨堰見北有塵氣乃入艦同坐暴風從東北來纜
 斷飄艦徑向敵城紹宗自度不免遂投水卒三軍將士莫
 不悲恸朝廷嗟傷焉贈太尉謚曰景惠長子士肅以謀反
 伏法朝廷以紹宗功罪止士肅身皇建初配享文襄廟庭
 士肅第三藏三藏幼聰敏多武略頗有父風武平初襲爵
 燕郡公以軍功麻位武衛大將軍周師入鄴齊後主東遁
 委三藏留守鄴宮齊王公已下皆降三藏猶拒戰及齊平
 武帝引見恩禮甚厚授儀同大將軍隋開皇元年授吳州
 刺史九年副襄陽公韋洸討平嶺南至廣州洸中流矢卒
 詔三藏檢校廣州道行軍事以功授大將軍後遷鄜州刺
 史人歌頌之文帝數有勞問又畜產繁滋獲醍醐奉獻資
 物百段十三年州界連雲山響稱萬歲者三詔頒郡國仍
 遣使醮山所其日景雲浮於上雉免馴壇側使還以聞上
 大悅改封河內縣男歷豐州摠管和州刺史淮南郡太守
 所在有惠政改授金紫光祿大夫大業七年卒

信州路書院刊 七史山傳四十一 宋壽

叱列平字殺鬼代郡西部人世爲酋帥平有容貌美鬚髯
善射馭龍第一領人酋長臨江伯魏末以軍功至武衛將
軍隨尔朱榮破葛榮平元顥封慶陶縣伯榮死尔朱氏陵
僭平懼禍後歸神武從破四胡於韓陵以軍功天保初累
遷兗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卒贈都督瀛州刺史謚曰莊
惠子孝冲嗣孝冲弟長义武平末侍中開府儀同三司封
新寧王隋開皇中位上柱國卒於涇州刺史長义無他才
技在官以清幹稱

步大汗薩代郡西部人祖榮代郡太守父若龍驤將軍領
兵別將薩初從尔朱榮入洛及平葛榮累功爲都督榮死

又從北入洛及韓陵之敗以所部降神武稍遷車騎大將
軍封行唐縣公晉州刺史齊受禪改封義陽郡公

薛脩義字公讓河東汾陰人也曾祖紹魏七兵尚書祖壽
仁秦州刺史汾陰公文寶集定陽太守脩義少而姦俠輕
財重氣魏正光末天下兵起特詔募能得二千人者用爲
別將脩義得七千餘人假安北將軍西道別將以軍功拜
龍門鎮將後宗人鳳賢等作亂圍鎮城脩義以天下紛擾
遂爲逆自號黃鉞大將軍詔都督宗正珍孫討之軍未至
脩義慙悔遣表乞一大將招慰乃降鳳賢等猶據嶮不降
脩義與書降之乃授鳳賢龍驤將軍陽夏子改封汾陰縣

四三十一
侯介朱榮以伯義反覆錄送晉陽與高昂等竝見拘防榮
赴洛竝以自隨置於駝牛署榮死魏孝莊以脩義爲弘農
河北河東正平四郡大都督時神武爲晉州刺史見之相
待甚厚及韓陵之捷以脩義行并州事孝武帝入關神武
以脩義爲關右行臺自龍門濟河招下西魏北華州刺史
薛崇禮初神武欲大城晉中外府司馬房毓曰若使賊到
此處雖城何益乃止及沙苑之敗徙秦南汾東雍三州人
於并州又欲棄晉以遣家屬向英雄城脩義諫曰若晉州
敗定州亦不可保神武怒曰爾輩皆負我前不聽我城并
州城使我無所趣脩義曰若失守則請誅斛律金曰還仰

漢小兒守收家口爲質勿與兵馬神武從之以脩義行晉
州事及西魏儀同長孫子彥圍逼城下脩義開門伏甲待
之子彥不測虛實於是遁去神武嘉之就拜晉州刺史後
除齊州刺史以黷貨除名追其守晉州功復其官爵俄以
軍功進正平郡公加開府天保中卒於太子太保贈司空
子文殊嗣脩義從弟嘉族性亦豪爽從神武平四胡於韓
陵歷華陽二州刺史卒官子震字文雄位廉州刺史亦著
軍功又歷南汾譙二州刺史

慕容儼字恃德清都人儼之後也容貌出群衣冠甚偉不
好讀書頗學兵法余朱氏敗歸神武以勲累遷五城太守

見東雍州刺史潘相樂長揖而已。丞尉已下數羅其罪，乃謂儼曰：「府君少為群下屈節，儼攘袂曰：『吾狀貌如此，行望人拜，豈可拜人？』神武聞三人在邊，不和。徵相樂還朝，以儼代為刺史。遷東荊州刺史，行次長社，忽為其部下人所執。將投山賊張儉為守人。王崇祖私放，獲免。神武仍授以軍司，共擊辛儉。始得達州，沙苑之敗時，諸州多翻陷，唯儼獲全。天保初，以軍功除開府儀同三司。六年，梁司徒陸法和儀同宋苞等以郢州城內附時，清河王岳帥師江上，議以城在江外，求忠勇過人者守之。眾推儼，遂遣鎮郢城。始入而梁大都督侯瑱任約率水陸軍奄至城下，於上流鸚鵡洲造荻茨，竟數里，以塞船路。眾懼儼，悅以安之。城中先有神祠一所，俗號城隍神。儼於是順士卒心，祈請須臾，衝風驚波，漂斷荻茨。約復以鐵鑠連緝防禦，彌切儼還。共祈請風浪夜驚，荻復斷絕如此。再三城人大喜，以為神助。儼出城奮擊，大破之。瑱約又并力圍城，唯煮槐楮葉，并紵根水，蒞葛艾等及靴皮帶筋角等食之。人死即火，別分食，唯留骸骨。儼猶信賞必罰，分甘同苦。自正月至六月，人無異志。後蕭方智立，請和。文宣以城在江表，有詔還之。及至，均帝悲不自勝，帝親執其手，捋儼鬚，脫帽看髮，歎息久之，曰：「自古忠烈，豈過此也！」除趙州刺史。天統四年，別封寄氏縣公。

并賜金銀酒鍾各一枚胡馬一疋五年進爵為義安王武
 平元年為光州刺史儼少從征討經略雖非所長而有將
 帥之節所歷諸州雖不能清白守道亦不貪殘害物卒贈
 司徒子子會位郢州刺史周武帝平鄴使其子送敕喻之
 子會枷其子付獄尋赦書至云行臺武王已降子會乃與
 寮屬北面慟哭然後奉命尔朱氏將帥歸神武者又有代
 人庫狄伏連字仲山本名伏憐語音連事尔朱榮至直閣
 將軍後從神武賜爵虵丘男天保初儀同三司尋加開府
 性質朴勤公事直衛宮闕曉夕不離帝所頗以此見知然
 鄙恠愚狠為鄭州刺史好聚斂又嚴酷居室患蠅杖門者
 曰何故聽入其妻病以百錢買藥每自恨之不識士流開
 府參軍多是衣冠士族皆加捶撻逼遣築墻武平中封宜
 都郡王除領軍大將軍尋與琅邪王矯殺和士開伏誅被
 支解伏連家口百餘咸憂人料倉米二升不給鹽菜常有
 饑色冬至日親表稱賀其妻為設豆餅問豆餅得處云於
 馬豆中分減伏連大怒典馬掌食人竝加杖罰積年賜物
 藏在別庫遣一婢專掌管籩每入庫檢閱必語妻子此官
 物不得輒用至死時唯着敝褌而積絹至二萬疋簿錄竝
 歸天府

潘樂字相貴廣寧石門人也本廣宗大族魏世分鎮北邊

因家焉父亦有技藝襲爵廣宗男樂初生有一雀止其母
左肩占者咸言富貴之徵因名相貴後始爲字及長寬厚
有膽略初歸葛榮榮授京兆王時年十九榮敗隨尔朱榮
爲別將討元顥以功封敷城縣男齊神武出牧晉州引樂
爲鎮城都將後從破尔朱兆於廣阿進爵廣宗縣伯累以
軍功拜東雍州刺史神武嘗議欲廢州樂以東雍地帶山
河境連胡蜀形勝之會不可棄也遂如故後從破周師於
河陰議欲追之令追者在西不願者東唯樂與劉豐居西
神武善之以衆之不同而止改封金門郡公文宣嗣事鎮
河陽破西將楊標等時帝以懷州刺史平監等所築城深

入敵境欲棄之樂以軹關要害必須防固乃更脩理增置
兵將而還還鎮河陽拜司空齊受禪樂進爵綬進封河東
郡王遷司徒周文東至嶠陝遣其行臺侯莫陳崇齊子嶺
越軹關儀同楊標從鼓鍾道出建州陷孤公成詔樂摠大
衆禦之樂晝夜兼行至長子遣儀同韓永興從建州西趣
崇崇遂遁又爲南道大都督討侯景樂發石鰲南度百餘
里至梁涇州涇州舊在石梁侯景改爲淮州樂獲其地仍
立涇州又克安州之地除瀛州刺史仍略淮漢天保六年
遷於懸瓠贈假黃鉞太師大司馬尚書令子子晃嗣諸將
子弟率多驕縱子晃沈密謹愨以清靖自居尚公主拜駙

百卷二 七五及傳四一
九一
為都尉武平末為幽州道行臺右僕射幽州刺史周師將
入鄴子昂率兵騎數萬赴援至博陵知鄴城不守詣冀州
降周齊王軍授上開府隋大業初卒

彭樂字興安定人也驍勇善騎射初隨杜洛周賊知其不
立降尔朱榮從破葛榮於滏口又為都督從神武與行臺
僕射于暉討破羊侃于瑕丘後叛投逆賊韓樓封北平王
尔朱榮遣大都督侯深擊樓樂又叛樓降深神武出山
東樂又隨從韓陵之役樂先登陷陣賊衆大崩封樂城縣
公後以軍功進爵汨陽郡公除肆州刺史天平四年從神
武西討與周文相拒神武欲緩持之樂氣奮請決戰曰我

衆賊少百人取一差不可失也神武從之樂因醉入深被
刺腸出內之不盡截去復戰身被數創軍勢遂挫不利而
還神武每追諭以戒之高仲密之叛也周文援之神武迎
擊於芒山疾騎言賊去洛州四十里蓐食乾飢神武曰自
應渴死何待我殺乃勒陣以待之西軍至皆喉慘樂以數
千精騎為右甄衝西軍北垂所向奔退遂馳入周文營人
告樂叛神武曰樂棄韓樓事爾朱榮背尔朱歸我又叛入
西軍成敗豈在一樂但念小人反覆爾俄而西北塵起樂
使告捷虜西魏臨洮王東蜀郡王榮宗江夏王昇鉅鹿王
闡譙郡王亮各率趙善督將寮佐四十八人皆係頸反接

壯哉神武
有武胆
史記有

言
七
附黃仲立

手臨以刃麻兩陣而唱名焉諸將乘勝斬首三萬餘西軍
 退神武使樂追之周文大窘而走曰癡男子今日無我明
 目豈有汝邪何不急還前營收金寶樂從其言獲周文金
 帶一束以歸言周文漏刃破膽矣神武詰之樂以周文言
 對且曰不為此語放之神武雖喜其勝且怒令伏諸地親
 稱其頭連頓之并數沙苑之失舉刀將下者三噤斷良久
 乃止更請五千騎取周文神武曰爾何放而復言捉邪取
 績三千疋壓樂因賜之累遷司徒天保初封陳留王遷太
 尉二年謀反為前行襄州事劉章等告伏誅

暴顯字思祖魏郡丘人也祖喟仕魏為朔州刺史因家

焉父誕恒州刺史樂安公顯幼時見一沙門指之曰此即
 子好相表大必為良將貴極人臣語終失之顯善騎射曾
 從魏孝莊獵一日中手獲禽獸七十三後從齊神武起義
 信都累遷北徐州刺史封屯留公天保中以贓貨解州大
 理禁止劇判未訖為合北被圍遣顯與步大汗薩等攻梁
 北徐州禽其刺史王彊天統中累遷位特進封定陽王卒
 皮景和琅邪下邳人也父慶賓魏淮南王開府中兵參軍
 正光中因使遇亂遂家廣寧之石門縣景和少通敏善騎
 射初以親信事神武後征步落稽疑賊有伏令景和將五
 六騎深入一谷遇賊百餘人便戰景和射數十人莫不應

弦而倒神武嘗令景和射一野豕一箭獲之深見賞異除
庫直正都督天保初授通州刺史封永寧縣子景和趨捷
有武用從襲庫莫奚度黃龍征契丹定稽胡討蠕蠕每有
戰功累遷殿中尚書侍中景和於武職中兼長史事又性
識平均故頻有美授周通好後冠蓋往來常令景和對接
每與同射百發百中甚見推重武平中詔獄多令中黃門
等監之恒令景和案覆據理執正由是過無枉濫後除特
進封廣漢郡公遷領軍將軍琅邪王之殺和士開兵指西
關內外莫知所為景和請後主出千秋門自號令事平除
尚書右僕射陳將吳明徹寇淮南令景和拒之除領軍大

將軍封文城郡王又有平陽人鄭子饒詐依佛道設齋會
用米麪不多供贍甚廣家從地藏漸出餅餌愚人以為神
力見信於魏衛之間將為逆亂謀泄乃潛度河聚眾自號
長樂王已破乘氏縣景和遣騎擊破之禽子饒送鄴烹之
及吳明徹圍壽陽敕景和與賀拔伏恩救之是時拒明徹
者多傾覆唯景和全軍而還除尚書令武平六年卒贈太
尉錄尚書長子信機悟有風神位開府儀同三司武衛將
軍於勳貴子弟中稱其識鑒降周軍授上開府軍正中大
夫隋開皇中卒於泚州刺史少子宿達開皇中通事舍人
母憂起復將赴京辭靈慟哭而絕久而獲蘇不能下食三

日而死

綦連猛字武兒代人也其先姬姓六國末避亂出塞保祈
連山因以山爲姓北人語訛故曰綦連父元成燕郡太守
猛少有志氣便弓馬初爲介朱榮親信榮被害從介朱兆
入洛猛父母兄弟皆在山東介朱京纏欲投神武召之與
俱舉稍謂曰不從我者死乃從之去城五十餘里猛以素
蒙兆恩即背京纏復歸兆兆敗猛與斛律羨舉乞伏貴和
逃亡及見獲各杖一百以猛配尉景貴和配婁昭先舉以
故酋長子故無所配旣而三人竝爲神武親信後都督介
朱文暢將爲逆猛曰昔事其父兄寧今日受死不忍告而
殺之神武聞之曰事人當如此舍其罪而益親之以軍功
封廣興縣侯梁使來聘云求角武藝文襄遣猛就館接之
雙帶兩鞬左右馳射校挽彊弓梁人引弓兩張皆三石猛
遂併取四張疊挽之過度梁人嗟服天保初除東秦州刺
史河清三年加開府突厥侵逼晉陽敕猛覘賊中一騎將
超出來鬪猛即斬之天統五年除并省尙書令領軍大將
軍封山陽王猛自和士開死後漸預朝政疑議與奪咸亦
咨稟趙彥深以猛武將之中頗疾姦佞言議時有可采故
引知機事祖珽奏言猛與彥深前推琅邪王事有意故於
是出猛爲定州刺史彥深爲西兗州刺史即日首途先是

謠曰七月刈禾太早九月噉餅未好本欲尋山射虎激箭
旁中趙老至是其言乃驗猛行至牛蘭有人告和士開被
害時猛亦知情遂被追還削王爵以開府赴州在任寬惠
清慎吏人稱之淮陰王阿那肱與猛有舊每欲携引之韓
長鸞等沮難復授膠州刺史後除大將軍齊亡入周卒初
猛與尉興慶謝猥餒竝善射小心給事神武左右神武使
相者視之曰猛大貴尉謝無官及芒山之役興慶救神武
之窘爲軍所殺神武嘆曰富貴定在天也猛竟如相者言
卒以榮寵自異興慶事見齊本紀興慶每入陣常自署名
於背神武使求其尸祭之於死處立浮圖世謂高王浮圖
云於是超贈儀同涇州刺史謚曰閔壯

元景安河南洛陽人魏昭成皇帝之五世孫也高祖虔陳
留王景安沈敏有幹局少工騎射善於事人父永啓迴代
郡公授之隨魏孝武帝西入關天平末周齊交戰景安臨
陣東歸芒山之戰以功賜爵西華縣男代郡公如故景安
妙閑馳騁有容則每梁使至恒與斛律光皮景和等對客
騎射見者稱善天保初別封興勢伯帶定襄縣令賜姓高
氏累遷兼七兵尚書時初築長城鎮戍未立詔景安與諸
將緣塞以備守督領既多且所部軍人富於財物遂賄貨
公行文宣聞之遣使推檢唯景安纖毫無犯帝深嘉歎乃

以所斂贓絹五百匹賜以彰清節孝昭嘗與功臣西園宴射侯去堂一百三十步中的者賜以良馬及金玉錦綵有一人射中獸頭去鼻寸餘唯景安最後有矢未發帝令景安解之景安引滿正中獸鼻帝嗟異稱善特賞馬二匹玉帛雜物又加常等天統四年除豫州刺史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平三年授行臺尚書令刺史如故封歷陽郡王景安父在邊州人物安之又管內蠻多華少景安被以恩威咸得寧輯武平末徵拜領軍大將軍入周以大將軍義寧郡公討稽胡戰沒初永兄祚襲爵噶留王祚卒子景皓嗣天保時誅諸元親近者如景安之徒疏宗議請姓高氏景皓

云豈得棄本宗遂他姓大丈夫寧可正碎不能瓦全景安以白文宣乃收景皓誅之家屬徙彭城由是景安獨賜姓高氏自外聽從本姓永弟仲子豫字景豫美容儀有器幹景安告景皓慢言引豫云相應和豫占云爾時以衣袖掩景皓口云莫妄言問景皓與豫同獲免卒於東徐州刺史獨孤永業字世基本姓劉中山人也母改適獨孤氏永業幼隨母為獨孤家養遂從其姓天保初除中書舍人永業解書計善歌舞甚為文宣所知後為洛州刺史河陽行臺丞丞其有威信遷行臺尚書永業父在河陽善於招撫周人憚之性鯁直不交權勢斛律光求二婢弗得毀之於朝

延河清末徵為太僕卿以乞伏貴和代之於是西境蹙弱
河洛人情騷動武平三年遣求業取斛律豐洛因以為北
道行臺僕射幽州刺史河洛人庶多思求業又除河陽道
行臺洛州刺史周武帝親攻金墉求業出兵禦之問是何
達官作何行動周人曰至尊自來主人何不出看客求業
曰客行忿忿故不出看乃通夜辦馬槽二千周人聞之以
為大軍至乃去進位開府臨川王有甲士三萬聞晉州敗
請出兵北討奏寢不報求業慨憤又聞并州亦陷乃遣子
須達告降於周授上柱國應公宣政末為襄州總管大象
二年為行軍總管崔彥睦所殺

鮮于世榮漁陽人也父寶業懷朔鎮將武平初贈儀同三
司祠部尚書世榮少沈敏有器幹興和二年為神武親信
都督稍遷平西將軍賜爵石門縣子天統二年累加開府
儀同三司除鄭州刺史武平中以領軍從平高思好封義
陽郡王領軍大將軍太子太傅及周武帝入代送馬腦酒
鍾與之得便撞破周兵入鄴諸將皆降世榮在三臺之前
獨鳴鼓不輟及被執不屈乃見殺世榮雖武人無文藝以
朝危政亂每常竊歎見徵稅無厭賞賜過度發言歎息焉
子貞武平末假儀同三司

傳伏太安人也少從戎以戰功稍至開府永橋領人大都

督周武帝前攻河陰伏自求橋夜入中渾城南城陷被圍
二旬不下救兵至周師還後除東雍州刺史周剋晉州執
行臺尉相貴招伏伏不從周尅并州遣韋孝寬以伏子世
寬來招伏授上大將軍武鄉郡公即給告身以金馬腦二
酒鍾爲信伏不受曰事君有死無二此兒爲臣不能竭忠
爲子不能盡孝人所讎疾願即斬之以號令天下周武自
鄴還至晉州遣高阿那肱等臨汾召伏伏聞後主已被獲
仰天大哭率衆入城於聽事前北面哭良久然後降周武
見曰何不早降伏流涕曰臣三世衣食齊家被任如此韋
命不能自死羞見天地周武親執手曰爲臣當若此朕平
齊唯見公一人乃自食一羊肋以骨賜伏曰骨親肉踈所
以相付遂引與同火令於侍伯色宿衛授上儀同敕之曰
若即與公高官恐歸投者心動勿慮不富貴又問前救河
陰得何官曰蒙一轉授特進永昌郡公周武謂後主曰朕
前三年決意取河陰正爲博伏不可動公當時賞授何其
薄也賜伏金酒卮後以爲岷州刺史尋卒齊軍晉州敗後
兵將軍有全節有其殺身成仁者有儀同叱于苟生鎮南
兗州周武破鄴赦書至苟生自縊死又有開府中侍中宦
者田敬宣本字鵬蠻人也年十四五便好讀書既爲閣寺
伺隙便周章詢請每至文林館氣喘汗流問書之外不暇

他語及視古人節義事未嘗不感激沈吟顏之推重其勤
 學甚加開獎後遂通顯後主之奔青州遣其西出參伺動
 靜為周軍所獲問齊主何在給云已去歐捶服之每折一
 支辭色愈厲竟斷四體而卒又有雷顯和晉州敗後為建
 州道行臺左僕射周武帝使其子招焉顯和禁其子而不
 受聞鄴城敗乃降後主失并州使開府紇奚永安告急於
 突厥他鉢略可汗及聞齊滅他鉢馭永安於吐谷渾使下
 永安抗言曰本國既敗永安豈惜賤命欲閉氣自絕恐天
 下不知大齊有死節臣唯乞一刀以顯示遠近他鉢嘉之
 贈馬七十死歸之又有代人高寶寧武平末為營州刺史

鎮黃龍夷夏重其威信周武帝平齊遣信招慰不受敕書
 范陽王紹義在突厥中寶寧上表勸進范陽王署寶寧為
 丞相及盧昌期據范陽起兵寶寧引紹義集夷夏兵數萬
 救之至潞河知周將宇文神舉屠范陽還據黃龍

論曰余朱殘逆遠効誠欵知神武陵逼隨帝西遷去就之
 途未為失節道元感母兄之戀荷知遇之恩思親懷舊固
 其宜矣生不屈西朝歸誠河朔保年之於開義異策各竝
 乘幾獨運異夫盜寶竊邑者也神武招携理殊納叛諸將
 擇木情非背恩故能各立功名終極榮寵神敬力屈東維
 未虧臣節其被恩化蓋亦明主之仁焉劉貴蔡雋有先見

信州拾象山書院

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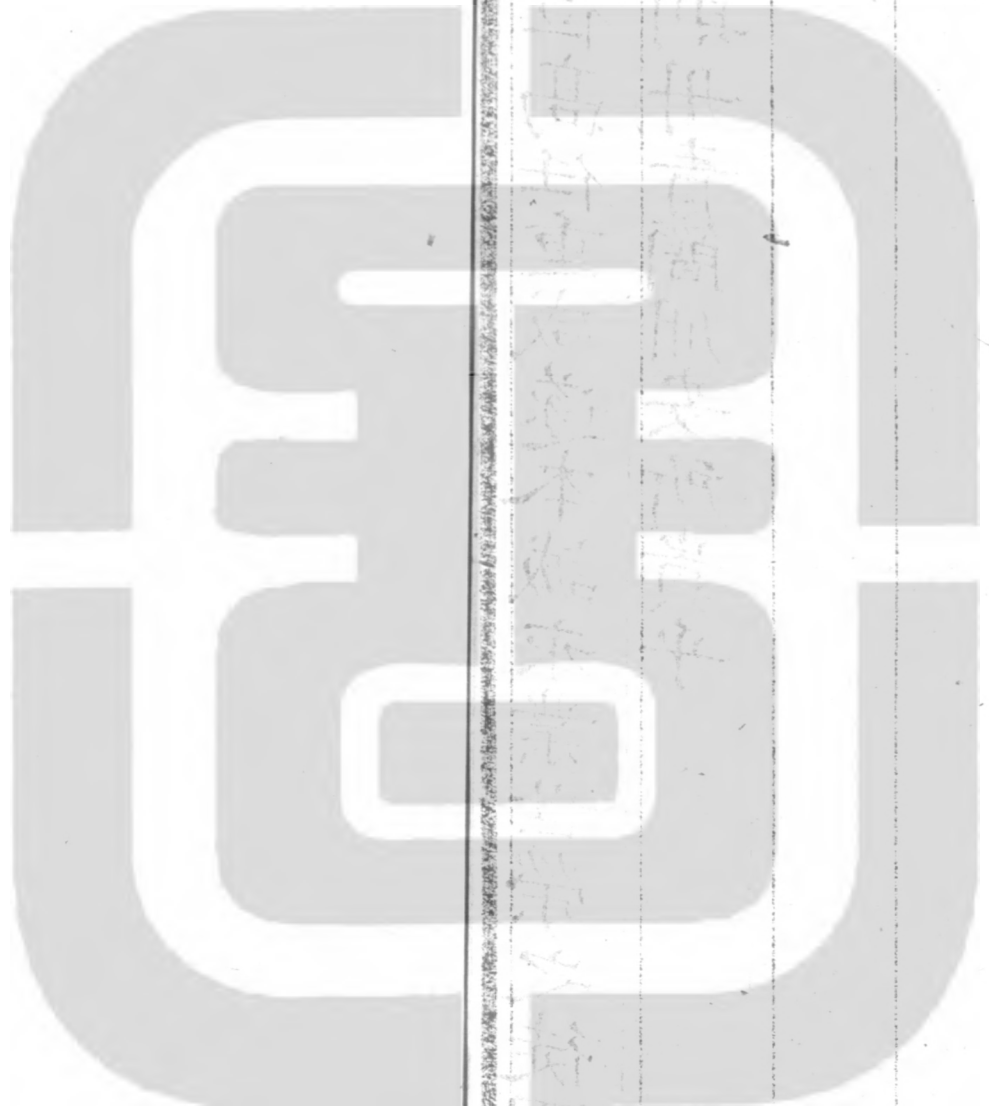
之明匡贊霸業配饗清廟豈徒然也韓賢尉長命王懷任
祥莫多婁貸文庫狄迴洛庫狄盛張保洛侯莫陳相薛孤
延斛律亮舉張瓊宋顯王則等竝運屬時來或因霸旅馮
附末光申其志力化爲王侯固爲宜矣孝卿功臣之胤自
致公卿立履之地亦足稱也慕容紹宗兵機武略在世見
重昔事尔朱固執忠義不用范曾之言終見烏江之禍侯
景狼戾固非後主之臣神武遺言實表知人之鑒寒山渦
水往若摧枯筭盡數竒逢斯禍酷悲夫三藏連屬危亡貞
槩自覲可謂不墮門節矣此列平步大汗薩薛脩義慕容
儼潘樂彭樂暴顯皮景和綦連猛元景安等策各戎幕備
開夷險位高任重咸遂本誠永業世榮之徒國危方見忠
節不然則丹青簡冊安所貴乎

列傳第四十一

北史五十三

國書第卅十一

北齊列傳四十一



國書第卅十一
北齊列傳四十一
卷之四十一

